



孤墳

志行著

孤墳

許瑩題

版 權 所 有

孤 墳

中 華 民 國 十 八 年 三 月 出 版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年 四 月 八 版

著 者	志 行
發 行 者	亞 東 圖 書 館
發 行 所	上 海 虞 洽 卿 路 亞 東 圖 書 館 四 七 五 弄 六 號
分 售 處	各 省 各 大 書 店
實 價	國 幣 一 元 七 角

謝謝替我作封
面的楊幸人君

序

自別江南遂與志行別，音信不聞四五年。日前從西郊歸，忽得他來信，以其第一小說集孤墳屬我爲序，爲之欣喜，又爲之躊躇。所以欣然者，志行君固是熟人，而其中『孤墳』一篇當時曾經我修改，也正是舊相識哩。於是回他一信說『可以的』。

躊躇者何？我於小說是不含糊的。門外漢卻要爲人作小說集的序，豈非笑話。如此躊躇又躊躇，亞東主人汪公早已把孤墳全稿寄來了。臉

上漸有『鵝絨』之色矣。今天飯飽茶餘，又得少閒，繙檢一周，居然命筆。

作者於十月二十六日來信說：『我這幾篇小說，大半都是敘述自己的經歷』，並且叫我在序裏也述及他的身世。我想，最真切的影子已呈露在作者自己的作品裏，又何用他人來饒舌呢？況且我只知道他以前經歷的一部分；至于近年來他自粵而楚，流離展轉，實了無所知，而這種苦難的掙扎，對於他作品的構成顯然也有相當的重要。所以索性不提，讓他在『被棄的』『別長沙的一天』『阿虎』『一個青年』等篇裏告訴諸君。

雖只區區的七篇，而作者性情的篤厚，感觸的敏銳和身世的畸零，都從其間流露出來，這是誰都可以看見的。他的文筆亦委婉纏綿能與情

致諧和，若說這本小書是志行的一篇絕妙的自傳，殆決非過當。

想起志行的影子來，總是一個十分樸素，訥訥然似不能言者，卻不想他在小說裏，竟會有『低頭信手續續彈、說盡心中無限事』的神氣，我真怪詫異的。今日繙尋，覺得『師弟』一篇情感深厚，漸臻沈鬱，別來未久，進步何速歟？

而且這集中所示猶不僅個人的身世，更有大的時代。我年來只埋頭塵土中，雖非桃源之民，亦久不知時代為何物矣。所以說起來也真慚愧殺人。

但我偏要說說，一面在直接發揮作者的身世之感，一面又在間接映現所謂時代心，這才是骨肉停勻的好小說；志行所作雖未必盡雙管齊下之妙，亦庶幾不遠，雖說還是少作，雖說在『尙未成功仍須努力』中。

我本是十足的『盲』，而志行偏來『問道』，真使人爲了難，只得說出一大堆『瞎子斷扁』自己不甚了了的話，志行以爲何如呢？

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俞平伯於北京。

錄目

目
錄

序	一
孤墳	一
師弟	五三
被棄的	八五
阿虎	一〇三
一個青年	一三九
別長沙的一天	一九一
伊	二二三

孤墳

炳祥對於故鄉，有件極不放心的事，雖然已經離開三年，而這件事還是深深地在他腦子裏回旋着。他常常想回去一趟；但終於不能得他父親的同意。

一天郵差送來一封信，是本城父親那裏送來的，他拆開一看，信是這樣說：

『炳兒知之：清明節擬帶汝返鄉掃墓，校中春假後，望即來

此，以便同行不誤，至囑，至囑！……』

炳祥看罷，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愉快。他想：此刻正在考試，離放假還有一星期。……

他平日對於功課十分用心，尤其對於每次的考試，總拚命的預備，所以成績總很好，名次總在三名以前。這次自接他父親的來信之後，他的靈魂早已飛傍了故鄉，還顧得甚麼考試不考試，上班不上班呢！他只覺得這幾天的日子過得特別的慢，一切動作都感到不滿意。校裏雖然依舊按時上班，他只是呆呆地坐在課堂裏想他的事。自習時間他有時也翻開書來看看，但他不過看見書上幾個字幾張圖畫罷了。

泥佛不倒翁，……這些玩具對於他雖然已失了興趣；但因為是故鄉的她送給他的，所以還好好的藏在箱子裏沒有丟去。這幾天，他忽然時

常拿出來看看，面孔上微露出癡笑。『這些東西這次回去要帶了去給她看，她一定當我已經丟了的；我還要買些更好的東西帶回去送給她。她現在不知長得什麼樣子了？不知在家裏也記念我嗎？不知也進了學校讀書嗎？照她的家境一定不會進學校的，但我這次回去，一定要求她母親給她讀書；如果她母親沒有錢，那末要求我父親幫她們的忙，並且要她也到這裏來和我在一塊兒念書，叫她母親也搬到大同來住。呵！那真好極了，我一定要這樣做！……』炳祥想到這裏，臉上又現出很甜蜜的微笑。

一天天的過去，好容易到了放假。他也等不到正式放假的那一天，上日的晚上就坐人力車到他父親那裏，笑嘻嘻的對父親說：『爸爸，校裏已經放了假。你那封信我早就接到了。我們幾時動身呢？』『我是甚

麼時候都好動身，只是等着你；你既已來了，那末明天整理整理行李，後天就好動身了。『爸爸，我們坐火車呢，坐船？』『坐火車雖然早一天到，但是行李不便，錢又多費，並且又不舒服。我們坐船去，橫豎日子來得及。』炳祥一想：坐火車兩天可到，坐船要三天才到；他覺得很不滿意，但也沒法反對。

次日他問父親討了幾個錢，跑到街上去預備買些送給他意中人的東西；可是他又發生了一個難題：『買些什麼東西呢？她現在不是從前那樣小了。』他一壁走，一壁這樣想。『哦！我買一個口琴帶去給她，她一定很喜歡的。別的呢？難道單是一個口琴嗎？別的……是了！有了！她很愛圖畫的，我買幾張很美麗的畫片去，還有呢？還有……不錯！不錯！再買些吃的東西去，給她和她的母親吃，她和她的母親都喜歡吃甜

的東西，我買兩罐餅乾去。……』炳祥解決了這難問題，開心得甚麼似的，就照着這個設想去買。

兩岸綿延着隱約的羣山，中間一條流瀉不盡的滔滔江水，遠處飄動着白的帆影。雲飛雖然是隻二層高的樓船，以全速率向前進行着；而炳祥在艙中窗洞裏望到對面的山脈，却毫不覺得是坐在一隻正在進行的船裏，只覺得與平日坐在房子裏是一樣的。他的前途雖然充滿了無限的欣愉，此刻却正爲此而起煩悶。他很耽憂這船行得如此之慢，不知第三能不能夠到家。他有時在艙裏無聊極了，走到外邊鐵欄杆旁靠着望望江裏的水，對面的山，呆呆的出神。他又想：『假使她此刻也在這裏，那多好呢？這樣大的水，這樣大的船，她一定沒有看見過，她見了心裏不知什麼樣子？倘若她們出來時，我要求父親和她們仍舊坐這船。唉！不

知她們能夠出來嗎？假使她們不能出來又怎樣呢？……她們不能出來，我無論如何要父親幫她們出來！假使父親不肯，怎樣呢？……父親不肯我也賴在家裏不跟他出來！她不知進過學校沒有；如果已經進過學校，那末只要叫她插班。和我在一塊兒，我們天天可以見面，星期日可以一齊出去玩。并且我們時常可到她母親那裏去，叫她講故事。——學校裏先生講的故事，真不好聽！……『他獨自這樣的癡心妄想、也不煩悶了，也不無聊了；卻又記起在街上買的口琴和畫片，於是回到舖裏拿出來，倒在舖上，嘴裏吹着琴，眼裏看着一張一張的畫片。他覺得琴音很好聽，畫片也都美麗，她見了一定要很高興的。……』炳祥此刻的心裏很舒服。有些倦了，他便朦朦朧朧的閉了眼睛。

『媽媽！媽媽！炳哥哥來了！炳哥哥！』炳祥同了一個女孩子到一

家屋裏，那女孩喊她的媽媽。

『福媽媽，我來了呀。』炳祥叫一個婦人。

『呀！炳寶兒，你長得這樣大了，三年不見，你還認識我，如果伶芬不呼你的名字，我倒有些不大認識你了。你在外邊都好？我在家裏好記掛你呀！……』那個婦人對炳祥說。

『給福媽媽和伶妹妹吃，我特地在大同帶來的……』炳祥將兩罐餅乾提給那婦人。又從衣袋裏摸出口琴和畫片交給伶芬。伶芬當場吹這口琴，高興得跳起來。

一回兒，炳祥和伶芬手握手到外邊去了，他倆的心窩裏都有一種莫可言喻的快樂，臉上都露出笑容。

『我時時刻刻思念你呢。我在家裏寂寞得真沒趣。你還要出去嗎？』

『在外邊有什麼好呢！你時時刻刻思念我，我何嘗不是這樣的呢？我常常想回來看你，只是父親不肯。上好墳仍舊要回到大同的，你頂好同了我去！你進過學校嗎？你也到我那學校裏和我在一塊兒讀書，好不好？』

『你爲什麼還要出去呢？同你去，我是自然情願的，但是母親那裏肯呀。……』

『只要你自己情願就行了，你母親我會叫爸爸去說，一定肯的；並且叫你母親也同了去。』

『真的嗎？那是好極了！我一定和母親跟了你們去。我沒有進過學校。我一定和你在一塊兒讀書，我也很想讀書呢。……』

他倆談談說說已走到了港邊。